

續資治通鑑

名俱進封有差 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爲武勝節度使
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參知政事宋琪李昉並同
平章事帝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
卽無不治苟以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與卿等戒之
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
未有不致太平者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
告之昉不信於是帝語及多遜事昉力爲解釋帝因言
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 癸
丑遼應州獲宋諜磔之 甲寅詔自今宰相班親王上
李昉宋琪等固辭帝不許曰宰相任總百揆藩邸之設

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高陽關獲遼偵騎送至闕下言遼於近寨築城帝謂宰相曰此爲自全之計耳又曰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諸隘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宋琪對曰范陽前代屯兵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竝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止於此數處置戍可矣已未太一宮成張齊賢等請用祀天之禮殺其牛又小損之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帝賜普詩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

帝爲之動容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布素時與之游從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臥治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感泣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矣 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側見帝衣敝袴數視之帝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爲天下先也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穆呂蒙正李至竝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竝同僉署樞密院事至眞定人沔齊州人也穆等入對帝謂曰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

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穆等再拜謝帝又曰朕
歷覽前書大抵君臣之際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
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關政宜
悉心言之朕每行一事未當久之尋繹惟自咎責耳固
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庚辰置侍讀官帝性
喜讀書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日進三卷宋琪等言日
閱三卷恐聖躬疲倦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此書千
卷朕欲一年徧讀尋改名太平御覽 遼太后及遼主
祭乾陵詔諭三京左右相以及錄事參軍等當執公方
不得以阿順爲事諸縣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徵

求母或畏徇仍時加采聽以分殿最民間有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有孝於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門 十二月丁亥淮海國王錢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元帥國王尚書令太師等官詔罷元帥名餘不許 己亥遼太后觀漁於玉盆灣辛丑觀漁於濬淵

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未幾河復決房邨帝曰近以河決韓邨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其役帝謂宰相曰比聞有僧道還俗應舉者場屋混淆進士須通經義遵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

之道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爲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發書墨義十道進士增試律義 遼敕諸處刑獄有冤不能伸雪者聽詣御史臺申訴委官覆問先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 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內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等語帝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擢置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臆狂躁如此今朝

多君子旦豈宜尚列侍從邪中書舍人王祐等奏旦宜
竄斥丁未責旦爲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是月權知
相州右補闕田錫上疏言筦權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
務綸旨稍煩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
稅之利但求出剩遞年比撲只管增加窮盡利源莫甚
於此今乞定其常數授以常規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
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徵自然理得其中民
知所措所謂綸旨稍煩者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
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早
受百僚之朝午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

或躬問縲紲或親觀戰馬投匭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擗
鼓以聞者或詢彼冤誣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
幾或有所未知至於如此然何不移此勤勞而勞於求
賢何不改此精專而專於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
卽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
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
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況宮闈乃尊
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豈宜使押來囚繫病患軍人
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
顏陛下隨事指揮臨時予奪其閒有驟承顧問上懼天

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蹇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施之恩澤或置以刑名雖睿鑒周通固無枉濫而帝廷清肅豈稱喧囂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眾以寬願陛下察而審之抑臣又有請者中書是宰相視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蓋其職本屬考功自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政體此臣所未喻者一也往者諸侯有過百姓有冤必命臺官委爲制使誠以憲府刑曹是其專責今多差殿直承旨使爲制勘使

臣殊非理公之才驟委鞠人之罪或未曉刑章安加濫
劾既臨以制書人畏嚴威誰敢捍拒豈無陷於不辜虧
陛下仁慈之旨者此臣所未喻者二也臣每讀史書凡
匹婦貞廉野人孝行尚旌彼門閭或賜之束帛以勵
澆俗今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亾不得離任
纔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濫損聖人之教此臣
所未喻者三也疏人不報 是歲賜譯經院額曰傳法
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梵字

雍熙元年

遼統和二年

春正月戊午右僕射石熙載卒熙載

性忠實遇事敢言無所顧避至是遘疾不起帝爲悲歎

累日贈侍中謚元懿 壬戌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
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第卷帙
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偕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
之書往往閒出矣 甲子遼主如長瀋 有司上竊盜
罪至大碑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重惜人命但時
取其甚者以警眾然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
者眾也 乙丑帝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
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海宇乂安京師盛殊以爲
慰朕居常罕飲今夕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虛
爵以示羣臣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丁

卯房州以聞帝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
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
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乃追封涪陵
王賜謚曰悼帝爲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
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
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韃左右廷俊泄禁中事
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朕將往游廷美與左右欲以此時
竊發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
洛而廷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
於廷俊亦不加殺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

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

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按黑李仁甫據太宗此語遂謂

廷美必非杜太后所生仁甫宋臣未免爲太宗諱惡愚謂當時朝野皆知廷美爲太宗同母弟故太宗造爲此語以自文其過而李昉等亦稱宮禁中事非陛下委曲指示臣等何由知之觀昉等之對而太宗之誣廷美眞欲蓋彌章矣否則諸王太妃族屬豈有宰相不知之理尚煩太宗委曲宣示乎仁甫又以杜太后享年六十崩時廷美才十四歲逆數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七以是致疑竊謂女子年四十七初非不能生育之期愛憐少子欲令其相代爲君情理容或有之未可以太宗單詞執爲定案也且父子有相隱之義果如太宗言則宣祖私其子之乳母而使有子是淫也杜后又不能容而使出嫁是妒也一言而兩彰父母之失鄉黨自好者恥之身爲天子而忍言之不顧吾知斯言之必誣妄矣

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

載以下求蠲稅者朝臣以田畝不多請勿受其訴帝曰

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不及災沴蠲稅政由窮困豈以
多少爲限耶辛未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
與檢視 壬申調諸州民去年官所貸粟 左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李穆卒穆有至行母嘗臥疾彌年動止轉
側皆親自扶掖初坐廷美事屬吏穆令子惟簡給母以
奉詔鞠獄臺中及責官還家卒不以白母閒日輒出訪
親友或游僧寺陽爲入直暨於牽復母終弗知執政月
餘遭母喪詔強起之穆益哀毀癸酉晨起將朝風眩暴
卒帝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操履純正方將倚用遽至
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丁丑帝謂侍臣

曰晉武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畜殆數千人殊失帝王之道今宮中自職掌至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爲多也 二月壬午朔帝御崇政殿親閱諸軍將校案名籍參勞績而升黜之逾月而畢謂近臣曰朕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又曰兵雖眾苟不簡擇與無兵同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敵不克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閒曉果出眾者令將校互相保任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戍邊不爲眾所保帝曰此人才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 以右補闕喬維岳爲淮南轉運使先是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

勢湍悍運舟所過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般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滋總五堰運舟十綱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壞糧失率常有之綱卒旁緣爲姦多所侵盜維岳乃命剗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逾五十步覆以夏屋設懸門畜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於岸築土累石以固其趾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 庚子遼主朝太后因觀獵於饒樂川丙午遼主與諸王大臣較射丁未遼招討使韓德讓以征党項回遂襲河東賜詔褒美 三月宴文武官及外國蕃客於大明殿召渤海大使鸞河慰

撫之鸞河渤海酋帥也帝征幽州率部族歸順故有是
賜遣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
焉河決將塞故也乙卯日本國僧裔然自其國來入

朝言國主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

矣文武僚吏亦皆世官

按異宋史日本傳裔然姓藤原據日本五畿內志藤原乃后族

也明史日本傳載國王源義滿五畿志以源爲王族之賜姓非異姓也帝聞之歎息謂宰

相曰此島夷耳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
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業朕雖德不及往
聖然孜孜求理未嘗敢自暇逸冀上穹降鑒使運祚悠
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

享斯慶也 丙午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
州帝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
其禍咎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嘉
禾甘露之瑞朱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
況君天下者乎 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彊悍難
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
擾止令齎茶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
也又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蕃部對曰戎人
狡狴臣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己未滑州言河決已
塞羣臣稱賀調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癸未以涪

陵王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壻韓崇業爲靜難軍司馬

己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
花賦詩自此始 壬申幸含芳苑宴射謂宰相宋琪曰

此地三數年不一至固非數出游宴也時劉繼元李繼
捧等皆侍坐琪因贊頌神武與李昉等各賦詩帝爲和
賜之 是春宰相奏事退帝謂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
常也唯時務不佞須極言無隱朕當裁酌而行苟言不
當亦不責也 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

請封禪戊子羣臣上表請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
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是日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

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
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閱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
者咸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從臣飲擲錢於樓下
俾伶人爭取極歡而罷 丁亥遼宣徽使同平章事耶
律普寧都監蕭勤德獻征女真之捷授普寧兼政事令
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各賜金器諸物庚寅遼太后臨決
滯獄 丙申詔扈蒙賈黃中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

己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
路庚子以宰相宋琪爲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朱白爲
鹵簿使賈黃中爲儀仗使宋琪等議所過備儀仗導駕

帝曰朕此行蓋爲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意也乃詔
惟告廟及自泰山下用儀仗所過亦不須陳設 五月
辛亥幸城南觀麥賜刈者錢帛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
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
難覆亾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爲戒 罷諸州
農師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 以將作監丞李元吉
丁願言爲堂後官賜緋衣銀帶象笏京官任堂後官自
此始 鹽鐵使王明請開江南鹽禁計歲賣鹽五十三
萬五千餘貫其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
其錢二十四萬餘貫聽商人販易收其算從之 六月

己卯朔遼太后決獄至月終 丁亥詔求直言 壬辰

詔天下幕職州縣官上書言事凡民俗利害政令否臧
並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
得上書而州縣官屬則否帝慮下情壅塞故降是詔

己丑遣使諸路察獄 鎮安節度使守中書令石守信

卒諡武烈 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 壬寅帝謂

宰相曰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

正殿被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

人乃詔停封禪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秋七月壬子改

乾元殿爲朝元殿文明殿爲文德殿丹鳳門爲乾元門

乙卯詔御史鞠獄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庚申

改匭院爲登聞鼓院東延恩匭爲崇仁檢院南招諫匭
爲思諫檢院西申冤匭爲申明檢院北通元匭爲招賢
檢院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八月辛卯遼
東京畱守耶律穆濟奏女真珠布實薩里等八族乞舉
眾內附詔納之 癸丑有布衣以阜囊封書獻者其詞
狂妄帝覽之謂宰相曰比來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
第所言率孟浪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
與容納宋琪曰陛下廣納言之路苟百中得一亦是國
家之利 右補闕知睦州田錫應詔上疏其略曰今陛

下有所因方揭聞至言有所爲方切待直諫引咎自誠
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諫官而不
在陛下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
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敕若許之封
駁則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編爲格式豈
有朝令夕改之弊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臣
又見陛下有舍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未合至理而無人
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加以時久昇平天
下混一致陛下以昇平自得功業自多不知四方雖寧
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

誰敢不謂之太平方欲爲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秦
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警悟
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與人臣所以謂罪在諫官
不在陛下也 丁酉帝親祠太一宮 九月知夏州尹

憲襲擊李繼遷斬首五百級獲其母妻俘千四百帳繼

遷僅以身免

攷異宋史本紀作十月夏州言掩擊李繼遷獲其母蓋本於實錄李燾曰實錄據奏

到之日耳呂誨正惠公補傳云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喜甚時寇準爲樞密副使獨召準謀準退過宰相幕次不入公使人邀至曰陛下召公何爲準曰議邊事爾公曰陛下戒公弗言於某乎準曰不然公曰若過鄜常事樞密之職某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某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公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北門外以戒兇逆公曰陛下何以爲何如準曰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公曰必若此非計之得

也願公少緩其事某將覆奏之卽召問門吏使奏上讀
封上召入公見上具道準言且曰咎項羽得太公欲烹
之漢高祖曰願公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
況繼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其母而明日繼遷
可禽乎若其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
則奈何公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其養親之以招
來繼遷雖不能卽降亦可以繫其心而使其母死生在我
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從公謀其母後病
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案司馬光記
間有此呂誨補傳及其祖端傳所載竝同攷驗乃與正
史不合獲繼遷母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未參政
準亦未入樞府淳化二年四月準始參政五年九月準亦
知淳化四年六月準罷端始參政五年九月準亦參政
與俱在中書至道元年四月端拜相準參政如故至道
二年七月準罷參政端居相位如故咸平元年十月端
罷相端在中書首尾凡六年其初爲參政準卽罷樞副
矣補傳及記間必誤況獲繼遷母時端及準俱未顯也
案壽所稱是也宋史夏國傳繫於太平興國八年尤爲
舛誤東都事略亦不於是賜李繼捧姓趙名保忠授夏
詳年月今從長編

州刺史定難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錕宥五州繼捧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爲錕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爲寇 壬戌羣臣表三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仁明德廣孝皇帝不許宰相叩頭固請終不許 帝之卽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搏入見冬十月復詣闕帝益加禮重謂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當百歲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觀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搏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博達古今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練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帝益喜甲申賜搏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帝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 癸巳嵐州獻一角獸徐鉉等以爲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帝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爲上瑞耳琪等因請宣示凡瑞物六十三種竝圖付史館 十一月丙寅親饗太廟丁卯祀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天而太祖配上

帝從禮官扈蒙議也是日大赦天下改元雍熙 癸酉
以建州進士楊億爲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七歲能
屬文帝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開封張去華就試詞苑
遣赴闕連三日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帝深歎賞
故有是命 十二月庚辰淮海國王錢俶徙封漢南國
王 癸未賜京畿高年帛 丁亥廢嶺南諸州采珠場
自是唯商船互市及受海外之貢 壬辰立德妃李氏
爲皇后故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丙申賜京師大酺
三日集開封府及諸軍樂人遷四市貨殖五方士女大
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爲魚龍曼延之戲自乾元

前至朱雀門東西凡數里帝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
飲列坐畿甸耆老賜以酒食音樂雜發觀者闐咽次日
獻歌詩頌賦者數千人遼以翰林學士承旨馬得臣
爲宣政殿學士得臣好學善屬文居朝以正直稱

二年

遼統和三年

春正月丙午朔遼主如長瀋丙辰以德

恭爲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侯德隆爲右武衛
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皆涪陵王廷美子也以右補
闕劉蒙安通判濟州起居舍人韓檢通判沂州俾行州
事蒙安熙古子也丁巳遼以翰林學士邢抱朴爲禮
部侍郎知制誥以左拾遺知制誥劉景吏部郎中知制

誥牛藏用竝政事舍人抱朴好學博古景端重能文皆
時望也 癸亥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九人權知貢舉帝
謂宰相曰設科取士最爲捷要近年籍滿萬餘得無濫
進者乎己巳詔自今諸科竝令量定人數相參引試分
科隔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入有以文字往復與吏
爲姦者置之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伍保預知
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曾經御試不攷而
薦始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律
復貼經 二月丙子朔遼以牛藏用知樞密直學士

戊寅權交州畱後黎桓遣使來貢 乙未夏州李繼遷

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寶於葭蘆川繼遷自地斤澤之敗轉徙無常西人多歸之漸以強大於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光寶期日會於葭蘆川納降光寶信之且欲擅其功不與人謀至期從百騎赴之繼遷所設伏兵盡起光寶被害遂襲據銀州丙戌帝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於外域馮道趙瑩且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洒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一國之歡勞我重臣之彼窮塞息民繼好宜體此懷勿以爲慍也及道回

有詩曰殿上一盃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鄣肅清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帝然之 禁增置寺觀 三月己未覆試禮部貢舉人

得進士須城梁顥等百七十九人

致異遜齋開覽載梁顥八十二歲狀元及

第奉年九十餘洪文敏引國史顥卒年四十二史臣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以正遜齋之誤又李心傳朝野雜記舉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云梁內翰顥年二十三登第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卒正是四十二歲若依遜齋說顥年當百有一歲何止九十餘耶宋史本傳云九十二恐後人妄改以傳會遜齋之說耳今皆不取它書顥字或諸科三百一十八人竝唱名賜及第唱名自此始 致異陳桎續編云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進士及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爲 宰相李昉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從弟蒙亨鹽鐵

制定

宰相李昉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從弟蒙亨鹽鐵

使王明子扶度支使許仲宣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
帝曰此竝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爲有
私也皆罷之青州人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逾冠自言
通誦五經文注帝歷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
及第面賜綠袍銀帶錢二萬時左右獻言尚有遺材王
戊復試又得進士休寧洪湛等七十六人諸科三百人
竝賜及第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江
南民饑許渡江自占 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行江南諸
州賑饑民及察官吏能否 丙子宴近臣於後苑賞花
釣魚張樂賜飲命賦詩習射自是歲以爲常 五月庚

午中書門下奏謫官經赦者欲令歸闕責其後效帝不
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
今海島窮崖遠惡處甚多竄逐之臣郊禪以來豈不在
念然此等嶮巇若小得志卽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
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 癸酉遼以國舅蕭寧同平章
事知瀋州事 六月甲戌遼太后親決滯獄 戊子復
禁鹽榷酤 李繼遷旣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陷之帝
大怒徵田仁朗下獄勘問貸死竄商州是月副將王侁
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斬其代州刺史時郭守文與
侁同領邊事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

是鉅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七月甲辰朔遼命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 庚申詔
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會官吏等依時
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
糶偕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
去官猶論如律 丁卯遼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
征道路以平章事蕭道寧爲昭德軍節度使郭襲爲天
平軍節度使時宰相室昉發民夫二十萬一日畢功是
時昉與韓德讓耶律色珍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
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故法度備舉 八月癸酉朔

遼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色珍爲都統

以討女眞 癸未遼主謁乾陵 癸巳遼太后謁顯陵

庚子謁乾陵 初涪陵公廷美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

之帝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不朝請龍川

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爲嗣元佐堅辭欲立太祖之子

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案太祖二子德昭率於太平

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於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

月出閣時太祖之子無在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

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固不緣

辭位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貶元

佐請其罪由是失愛 屢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

日記蓋得其實也 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彎弓射之帝訓誨甚厲皆不悛

是歲夏秋疾甚帝浹以爲憂九月疾小愈帝喜因降德

音庚戌重陽日賜近臣飲於李昉第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葬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忿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遲明煙焰未止帝意火必元佐所爲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案問置巨校於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帝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爲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於此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洎宰相近臣號泣營救帝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悵豈知我家至有此事遂下制廢

爲庶人均州安置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閭拜表乞留元
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置
於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王府官僚皆請罪帝曰朕
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導邪竝釋不問（致異李壽
曰寇準通
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漢謀遠慮試與朕決
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
事太宗曰東宮所爲不法它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
則東宮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
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授其宮
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
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爲然及東宮出因按其宮中得
淫刑之器有劍靶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
遂廢之（選立章聖爲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
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所載也傳聞謬誤一至此蓋
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冊禮
則緣慈嬖妾張氏初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謬

誤不獨此
不可不辨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 閏月甲戌以虞

部郎中知制誥鄭人韓丕知虢州丕有文行朝廷稱爲
長者然誥命應用傷於稽緩一夕須詔書甚急丕停筆
旣久問索舊草吏以本典局戶出宿不可按檢丕乃破
鎖取出改易而進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
諧謔丕不能平表求外任故有是命 乙未禁邕管殺
人祭鬼及僧置妻孥 冬十月辛丑朔帝錄繫囚決事
至日旰近臣諫以勞苦過甚帝曰獄訟平允朕意淡以
爲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
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

矣 己酉汴河主糧胥吏坐奪漕軍口糧斷腕徇於河

畔三日斬之 十一月甲戌遼命吳王稍領秦王韓匡

嗣喪葬事 辛卯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

憂者竝放離任常參官奏聞待報 遼以韓德讓兼政

事令先是耶律虎古以言忤韓匡嗣至是以涿州刺史

召赴京師復以事忤德讓德讓怒取護衛所執骨朶擊

其腦而殪羣臣莫敢問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攷

遼史不書是年日會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

丙辰宋琪柴禹錫免時知廣

州濮陽徐休復密奏廣南轉運使江陵王延範謀爲不

軌且言其依附大臣無敢搖動帝將遣使案鞫延範琪

妻高氏疏屬也會琪禹錫入對帝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稱延範彊明忠幹禹錫亦以爲言帝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諛諧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琪守刑部尚書禹錫左驍衛上將軍因謂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琪爲宰相乃請居廬多遜舊第不避惡名與鍾離意何相遠耶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可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敎坊使郭守忠求外任帝不許賜以帛時調福

建輸鵠翎爲箭羽一翎直至數百錢民甚苦之龍溪主簿饒陽王濟以便宜諭民取鵠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南康軍言雪降三尺大江冰合可勝重載是歲議用兵燕薊詔諭高麗令發兵西會遼太后自稱制卽委耶律休格總南面事休格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大修武備覘知宋有用兵意多設間謀俾佯言國內空虛邊帥無謀皆信之

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不散先是知雄
州開封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繼
昭等相繼上言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韓德讓寵
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始有意北伐
詔議親征參知政事李至上言曰幽州契丹之右臂王
師往擊彼必拒張攻城之人不下數萬兵多費廣勢須
廣備餼糧假令一日克不當爲十旬準計未知邊庾可
充此乎又范陽之旁坦無陵阜去山旣遠取石尤難金
湯之堅非石莫碎臣愚以爲京師天下根本陛下不離
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者策之

上也大名河朔之衝衛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敵兵可虞南有中原爲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賢後也 庚寅北伐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以其眾出雄州山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 戊戌參知政事李至以疾罷爲禮部侍郎 二月壬子以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 李繼遷降於遼遼以爲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繼冲爲副使 三月癸酉曹彬與遼兵戰

固安南克其城丁丑重進破之於飛狐北潘美自西陲

入與遼戰又勝之逐北至寰州庚辰刺史趙彥辛舉州

降

發異彥辛遼史聖宗紀作彥章今從宋史太宗紀

彬又敗遼師於涿州東乘

勝攻其北門辛巳克之潘美進圍朔州其守將趙希贊

舉城降 遼以南京畱守耶律休格當曹彬之師以耶

律色珍爲都統率師當潘美等遼主以親征告於陵廟

山川與太后駐軍馳羅口趣諸部兵以爲應援又命林

牙勤德率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南師 田重進至飛

狐北遼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贊

發異長編作馬顯今

從宋史馬軍指揮使何萬通率眾來援重進命荆嗣出戰

一日五七合遼師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生禽鵬翼贊萬通等曹彬入涿州遣部將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乙酉遼將率眾來攻繼宣擊破之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守將舉城降司門員外郎王延範與祕書丞陸坦戎城縣主簿田辯術士劉昂坐謀不軌棄市庚寅武寧軍節度使閻平章事岐國公陳洪進卒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馬步都指揮使呂行德等辛卯行德與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舉城降詔升其縣爲飛狐軍重進又圍靈邱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

降 是月始用士人爲司理判官 詔權停貢舉 夏

四月己亥朔遼主次南京北郊 辛亥潘美克雲州王

寅米信大破遼師於新城 丁未以駕部員外郎梁裔

知應州監察御史張利涉知朔州右贊善大夫馬務成

同知寰州 己酉田重進又破遼師於飛狐北殺其二

將 壬子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雲州 乙卯田重進至

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其節度使蕭默

哩執監城使耿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遼

援兵大至重進軍與遼師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已

戰死至大嶺惟荆嗣力鬪遼師始卻遂定蔚州是役也

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禦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帝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禽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者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眾 初曹彬與諸將入辭帝謂彬曰潘美之師但令先趨雲應卿等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以要敵敵聞大兵至必率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爲援於山後矣旣而潘

美先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帝頗訝彬進軍之速且憂契丹斷糧道彬至涿州遼南京畱守耶律休格以兵少不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單弱以脅餘眾晝則以精銳張其勢設伏林莽絕我糧道彬畱十餘日食盡乃退師雄州以援供饋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衆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等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趨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敵必

勝之道也時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時遼主次州東五十里令休格與蒲領等以輕兵薄南師南師且行且戰凡四日始得至涿

攷異長編云歷二十日始至今從陳極續編

時方炎暑軍士疲乏

所齎糧不繼乃復棄之

攷異通鑑續編云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馳羅口東將大兵應援

賜休格旂鼓杓宸印以督將士而自攻涿州復之是涿州乃契丹以兵取非自棄之也今姑從長編令盧

斌兼擁城中老幼竝狼山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遂爲休格所躡五月庚午至岐溝關遼兵追及之南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

宣力戰巨馬河上遼兵始退追奔至孤山方涉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無算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馬陷淖中其子利涉救之不能出遂俱死保勳性純謹精於吏事嘗語人曰吾受命未嘗辭避接同僚未嘗失意居家積貲未嘗至千錢及死聞者皆痛惜之殿中丞孔宜亦溺於巨馬河餘眾奔高陽爲遼師衝擊死者數萬人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若邱陵休格收宋尸以爲京觀帝詔錄保勳孫巨川宜子延世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朔二州將吏耆老等赴闕帝召見慰撫之並賜以衣服冠帶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帝始聞

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於邊召彬及崔彥進
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 壬午
遼主還南京丙午御元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格爲
宋國王加蒲領壽寧滿努寧及諸有功將校爵賞有差
休格請乘勝略地以河爲界太后不從 曹彬等未還
趙普手疏諫曰伏自大發驍雄往平幽薊百萬家之生
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
而彈雀爲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旬朔之
閒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廷早涼被則弓勁馬肥我則
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願頒明詔速議抽軍臣

又思陛下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爲主謀虛說誑言總應彰露願推其人置之刑典庶昭聖聽以厭羣情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投荒棄市甘俟顯誅

〔改〕宋文鑑載普疏云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晦朔薦戛已及初夏又云旬朔之間復涉秋序則普上疏之時可推而知長編疑爲當是四月初又云必是六月初或五月末朔廷雖已詔曹彬等班師而普未及知也案以太宗答諸相校則作五月末者爲得其審

帝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裏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閒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

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關速取其郡縣
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敵所乘此責在主將也
邊防之事已大爲之備卿勿爲憂 六月戊戌朔日有
食之 帝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賜近臣初議興
兵帝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
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
自今復作如此事否帝旣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
所容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曰晉漢高祖以三十萬之
眾困於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親之策文帝外示
羈縻內浚抑損於是邊城宴閉黎庶息肩所傷匪多其

利甚博倘陛下淡念比屋之罄懸稍減千金之日費密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乃樂聞其事不煩兵力可弭邊塵也

攷異李燾曰此疏據實錄別本昉傳在幽薊失利後不得實日月今附見

於此玉壺野史稱太宗將蒐漁陽昉上疏力諫當卽是此疏

帝慮遼必入邊命張永

德知滄州宋偓知霸州劉廷讓知雄州趙延溥知貝州廷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帝欲令擊遼自効故與延溥竝命 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爲給事中參知政事

乙巳知大名府趙昌言上書請斬敗軍將曹彬等帝覽奏嘉歎優詔褒之尋召拜御史中丞曹彬等至闕戊午詔賈黃中雷德驤李巨源召彬及崔彥進米信杜彥

主等詣尚書省鞠之秋七月戊辰朔黃中等言彬等法
皆當斬詔百官議之已巳工部尚書卮蒙等議如有司
所定彬素服待罪漢自引咎庚午責彬爲右驍衛上將
軍崔彥進爲右武衛土將軍米信以下皆貶官羣臣列
校死事及陷敵者錄其子孫 初米信傳潛等軍敗眾
擾獨李繼隆以所部振旅成列而還卽命繼隆知定州
及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句餘有敗卒集
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案詔給卷俾各持詣所部帝嘉其
有謀壬申以繼隆爲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 甲
戌以田重進爲馬軍都虞候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

敗故特命之 壬午徙山後諸州降民至河南府許汝
等州凡七萬八千餘口 僉署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
頗忤帝意於是帝問近臣以禦敵計策齊賢因請自出
守邊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
緣邊兵馬 癸巳階州言福津縣有大山自龍堂峽飛
來壅白江水逆流高十餘丈壞民田數百里 甲午詔
改陳王元祐爲元 韓王元休爲元侃冀王元儁爲元
份 遼諸路兵馬都統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安定西
知雄州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臺死
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

珍戰於飛狐南師又敗於是渾源應州之兵皆棄城走
色珍乘勝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 潘美既敗於
飛狐乃與楊業引兵護雲朔寰應四州民南徙至朔州
狼牙邨聞契丹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業欲避其鋒謂美
等曰今敵鋒益盛不可與戰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
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我
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卽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
石碣谷遣彊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
州之眾保萬全矣監軍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
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

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旣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它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耳乃引兵自大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彊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卽與旆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

蕭達蘭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眾爲戰勢業麾幟而進
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
邨旆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託邏臺望之以爲遼
兵敗旆旆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
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旆業力戰自日
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
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
不能進匿溪林中契丹將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
墜馬被禽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初爲
敵所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擊殺數十人乃

遇害業旣被禽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勇有知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傷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用其敗也麾下尚有百餘人業曰汝等各有一父母妻子無與我俱死眾感泣無一人生還者帝聞痛惜旋削美三任旣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厚賜其家錄其子五人及貴子二人

〔攷〕異楊業之死諸書月日不同宋史本紀云五月契丹十萬眾復陷寰州楊業

苦戰力盡爲所禽守節而死此因五月有岐溝之敗連
屬及之其實業之死不在五月也東都事略云秋八月
雲州觀察使楊業與契丹戰死之李壽長編契丹國志
亦繫其事於八月此因八月贈業太尉追敘其死事之
本末非眞死於八月也遼史聖宗紀作七月丙子樞密
使色珍奏復朔州禽宋將楊繼業又云辛卯色珍奏宋
將楊繼業引兵南出朔州遇伏中流矢墜馬被禽瘡發
不食三日死函其首以獻是遼史亦無定日要不出七
月耳至贈官自在八月丁酉朔以王沔張宏竝爲樞
八月今并書之

密副使 己未遼主用室昉韓德讓言復山西租賦一
年命第山西諸將校功過而賞罰之壬戌以色珍所部
將校前破女眞後有宋捷第功加賞癸亥加色珍守太
保九月丙寅朔賜所徙竇應蔚等州民米戊辰戶
部郎中張去華獻大政要錄三十篇帝嘉之降璽書褒

美去華初受命知陝州因畱不行 判刑部張泌上言

望自今應斷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

官皆削一任長吏竝停見任從之

（致異）李燕曰：泌上言，本志在五月後，今移

見於此嘗有犯大辟者詔特減帝謂泌曰：朕以小人冒法

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泌對曰

先王立法蓋爲小人君子固不犯矣帝以語宰相且賞

泌爲知言 戊寅賜北征軍士陳亾者家三月糧 辛

巳遼主納皇后蕭氏

（致異）遼史：后妃傳：聖宗仁德皇后，卽睿智皇后之姪也。然仁德冊爲

后，在統和十九年，而六年已立皇后，至十九年降爲貴妃，是仁德未冊立之先，聖宗已立后矣。蓋遼史列傳有

闕文也。

冬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書賜宰相李昉等因

謂曰此雖非帝王事然不猶愈於畋游聲色乎昉等頓
首謝 左拾遺眞定王化基抗疏自薦帝覽之謂宰相
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佳士卽
命中書并化基召試沆肥鄉人湜長安人也庚子竝除
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帝又聞沆素貧負人息錢
別賜三十萬償之帝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
咨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
之嘗謂左右曰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
賀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贄南府門人素乏時望
因其樂在文筆遂命掌誥頗聞制書出入或哂之朕亦

爲之覲顏終不令入翰林也 己亥遼政事令室昉奏
山西四川自用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乞下有司禁
止乃命新州節度使蒲打里遣人分道巡檢 甲辰以
陳王元僖爲開封尹兼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爲開封
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竝召見謂曰卿等朝
之端士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 乙卯遼主如南京
戊午以南院大王畱寧言復南院部民租賦一年 庚
申以黎桓爲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京兆李若拙國子
博士益都李覺齋詔往使桓制度逾僭若拙旣入境卽
遣左右戒以臣禮桓拜詔盡恭燕饗日列奇貨異物於

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卻其私覲惟取陷蠻使臣鄧君辨

以歸

發墨覺使交州實錄在十二月辛巳今并書之

十一月乙丑朔右散騎

常侍徐鉉等上新定說文三十卷令模印頒行 庚午

遼以政事令韓德讓守司徒癸酉遼主御正殿大勞南

征將校丙子南下次狹底塌太后親閱輜重兵甲丁丑

以休格爲先鋒都統壬辰至唐興縣南軍屯於淳淹橋

北遼選將射之進焚其橋癸巳涉沙河獲謀二人賜衣

物令還諭秦州不從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戰於

秦州敗績甲午奪盧補古告身其都監以下各杖之詔

休格等議軍事 十二月壬寅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文

苑英華一千卷詔書褒答遼休格敗南師於望都時
都部署劉廷讓以數萬騎竝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
聲言取燕休格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進逼瀛州會太
后軍至戰於君子館天大寒宋師不能彀弓弩遼兵圍
廷讓數重敬源戰死滄州都部署李繼隆失期不救遼
屯樂壽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身免先是知
雄州賀令圖性貪功生事輕而無謀休格嘗使謀紿之
曰我獲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爲
終獲大功私遺休格重錦十兩至是休格傳言軍中願
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爲所紿意其來降卽引麾下

數千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邪麾下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

令圖而去高陽關部署太原楊重進力戰死之

後吳越史聖宗

紀十二月乙巳命宋將賀令圖楊重進契丹國志亦云

令圖重進俱陷據宋史則重進乃戰死也今從宋史

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當時以

爲口實然自後邊將莫敢有議取幽燕者矣廷讓詣闕

請罪帝知爲繼隆所誤不責追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

釋之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劉廷讓敗恐

遊人乘勝復南侵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糧

十有五日常具始興役吏民皆以爲生事旣而敵果至

見有備乃引去眾始歎伏 王子建房州爲保康軍以
右衛上將軍劉繼元爲節度使 遼師復自胡谷入薄
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眾寡
不敵副部署盧漢賫保壁自固知州張齊賢遯廂軍二
千出正之右誓眾感慨一以當百遼師遂卻走先是齊
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其閒使爲遼所得齊賢漢憂
之俄而有候至云美師出并行四十里忽奉密詔東路
之師畱於君子館并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敵騎
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遯乃閉美使於密室
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紉距州城西南三十

里列幟然芻遼師遙見火光中有旂幟意謂并師至矣
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寨掩擊大敗之
禽其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人斬首數百級俘五百餘
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眾齊賢悉歸功於漢
賁已未漢賁以捷音來上帝優詔褒荅後知漢賁未嘗
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後異李齊
曰漢賁罷
在明年八月甲午字
罷庚子今并書之李繼遷乞昏於遼遼以王子帳
節度使耶律襄女封義成公主歸之 癸丑遼師拔馮
母鎮大縱俘掠丙辰陷邢州丁巳拔漢州以不卽降誅
守將以下縱兵大掠時沿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料鄉

民爲兵皆白徒未嘗習戰故遼師所至長驅其勢益振

四年

遼統和五年

春正月乙丑遼師破東城縣縱兵大掠丁

卯次文安遣人招降不從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

幼戊寅遼主還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賚將士丙戌

詔釋行營戰敗將士罪瘞暴骸死事者廩給其家錄死

事文武官子孫調河北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

所過二年餘一年戊子權罷廣南諸州煮鹽有司奏

積鹽可支三十年故也二月丙申以漢南國王錢俶

爲武勝軍節度使徙封南陽國王甲寅復改封許王

三月癸亥朔遼主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

臣歡宴累日安守忠及李繼遷戰於王亭敗績夏四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張宏爲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趙昌言充樞密副使上以用兵之際宏循默備位而昌言多上邊事利害故兩換之遼主如南京丁酉遼主率百僚冊上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承天皇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鹽鐵使臨朐張平卒平初監市木秦隴夏立新制計水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於京師期歲之間良材山積帝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舟旣成一艘調三戶守之以

河流湍悍備其漂失歲役民數千平乃穿池引水繫舟
其中不復調民有賊首楊拔萃者往來關輔間爲寇朝
廷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遣人說降之領務凡九歲計
省官錢八十萬緡及任鹽鐵使才數月陝西轉運使李
安發其舊爲姦事平憂志成疾卒帝猶爲輟視朝一日
贈右千牛衛上將軍官給葬事 乙未詔諸州署月五
日一滌圉園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卽決之 己亥
并水陸發運爲一司 帝將大發兵攻遼遣使往河南
北諸州募丁壯爲義軍京東轉運使下邑李維清曰若
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

近者分遣使傳出外料兵自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
一以充戎行臣等頗聞與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
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鬪遽茲括集或慮人情動搖因
而逃避爲盜更須翦除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
望嚴敕續遣使臣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於點募卽
須少緩密奏取裁於是開封尹陳王元僖亦上疏言精
擇銳旅分戍邊城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
道也所集鄉兵雖眾何用況河南人戶非能優習武藝
不可盡置戎行河北緣邊諸州頗有閑習馳射者或可
選置軍中令本處守押城池而河南諸州一切停罷帝

然其言詔詢安邊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大略謂宜
內修戰備外許歡盟帝嘉納之五月乙丑以侍御史
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爲如京使
殿中侍御史柳開爲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
使開大名人初以殿中侍御史知貝州與監軍忿爭貶
上蔡令及自涿州還詣闕上書願效死北邊帝憐之復
授以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以報年才
四十膂力方壯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朔用兵
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取幽薊於是帝亦欲並
用文武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開與

宣等竝換授焉

五代戰爭方鎮刺史皆用武臣率不曉

政事人受其弊上欲兼用文士漸復舊制故先擢鄭宣等爲內職此事恐非當時本意蓋以文臣治州郡自太祖始矣及今而後圖之不亦晚乎案張景所爲開行衆云詔舉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開奉詔改崇儀使然則開等換秩自以時方治兵講武急於將帥耳非爲武臣不曉政事受其弊也實錄既書此詔而開及劉慶姓名又不與鄭宣等俱見疑脫誤今輒用張景行衆及會要刪修會要亦稱慶等或負勇敢之氣能幹戎事故換秩決知實錄所稱非

當時本意明矣

丙寅遣使市馬於諸路

初秦州

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關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數百家官爲徵督急於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爲屈伉一日騎出益遣奴捧下毀辱之伉兩上章論其事皆爲邸吏所匿

不得通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訴帝大怒詔捕之詔未至權貴已先報益使亡去帝愈怒命物色捕益愈急數月得於河內富人郝氏家械送御史臺鞠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州民聞益死皆醵錢飲酒以相慶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皆承詔入朝庚寅出御製平戎萬全陳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并書將有五才十過之說賜之李繼遷數寇邊或疑李繼捧泄朝中事於繼遷帝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使徙其弟克憲爲道州防禦使克文歸博州遼主

清暑於冰井六月壬辰朔召大臣決庶政秋七月戊辰
尼喇部節度使薩噶哩有惠政部民請畱從之遼主出
獵於平地松林 詔卽內客省使廳事置三班院初供

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隸宣徽院至是以其眾多別置

三班院領之

攷異李燾曰太平興國六年初有點檢三班公事之名今始正名曰三班院耳諸書

或云太平興國中已置三班院者皆誤職官志又云咸平三年始置三班院眞宗實錄亦於三年六月乃書名
三班曰三班
院今不取
八月乙未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

自今竝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關員卽時具奏前
所論薦多涉親黨故室其倖門也 已酉水部員外郎

諸王府侍講邢昺獻分門禮選二十卷帝披其帙得文

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又聞諸王常時訪舅經義舅在爲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反覆陳之帝益喜賜舅器幣

起居舍人田錫獻乾明節祝壽詩又上書請東封泰山九月丁丑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帝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帝悅益重焉

攷墨錫所稱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之語乃見於睦州所上疏中而石介聖政錄司馬光記聞則云錫從容而奏登錫後更引此語以諫太宗乎今兩存之

辛巳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

郊親耕籍田命翰林學士宋白等詳定儀注置五使如

郊祀之制 丙戌遶主如南京是冬止焉 冬十月壬

子左僕射致仕沈倫卒謚恭惠 十一月庚辰詔曰王

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所以責之廉隅慙其
官業也奉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奉錢給它物以八
分爲十者自今給以實數 雍熙初貢舉人集闕下者
殆逾萬計禮部致合格奏名尚不減千人帝自旦及夕
臨軒閱試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
十二月庚寅朔乃詔自今歲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來朝召升殿慰撫普見帝感
咽帝亦爲動容開封尹陳王元僖因上疏言普開國舊
老厚重有謀願陛下復委以政事帝嘉納之（按異長編
引普附傳
云上親耕籍田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諫四事入朝案
十事乃普引以諫伐幽州與籍田不相關附傳誤矣

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遼人將入遼急設備寧邊
軍數日閒連受八十餘諜知軍柳開獨不信貽書郭守
文陳五事言遼人必不至旣而果諜者之妄時帝亦將
議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遼必不至
之狀帝乃止有白萬德者眞定人爲遼貴將統緣邊兵
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卽萬德姻族往往出境外見之
柳開因使說萬德爲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
侯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
州事遂寢全之西谿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
口糧畜開始至爲作衣帶巾帽遼牙吏勇辯者得三輩

使人諭之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
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
與一吏俱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
遣還與爲期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攜老幼至開卽賦其
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
詔賜開錢三十萬 國子司業孔維上書請禁原蠶以
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奏曰今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
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致斃耗今乃禁及蠶事
甚無謂也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於籍田勸農之典方
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宜臣嘗歷職州

縣粗知利病編民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
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
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帝覽之遂寢原蠶之禁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二